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庫

近代兩位水利導師合傳

宋希尚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宋希尚編

近代兩位水利導師合傳

王冠吾



署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沈序

達庵先生爲編印「近代兩位水利導師合傳」索序。余對水利無所知，對本書主角張、李兩前賢，亦祇聞名而不詳，但對達庵先生此種尊師重道，嘉惠後學之孜孜不息精神，則至深感動。

余初拜識達庵先生於抗戰初期之蘭州，一度且因服務之甘肅民國日報改組，承謬賞，任先生所長西北公路局之秘書三個月。其時所得印象，先生乃一恂恂儒者而有運輸專家之長才。迨後余入中央通訊社，轉輾迪化、重慶、南京，來台後始獲重敘。近廿年中，先後得讀「河上人語」諸書，始知先生不祇爲運輸專家，且爲水利先進，其克享台灣大學、逢甲學院名教授之譽，蓋有所自。

余之心儀達庵先生，非盡在先生之功成名就，而更能在功成名就之後，仍念念不忘闡述其受惠之師恩師德，並以身教言教示範下一代，此種承先啓後的傳道表現，誠不脫我國儒者本色。余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敢書感以代序。

沈宗琳

民國六十六年二月一日

自序

本合傳是記述兩位先賢，一位是江蘇南通張謇字季直先生，另一位是陝西蒲城李協字儀祉先生。

民國開元，國父被舉爲大總統，邀請張季直先生爲實業部總長。先生重視水利，先後提倡導淮，興闢塩墾，籌設河海工科大学，督辦運河及吳淞商埠，實行地方自治，卒使南通蔚爲全國模範，名震中外。

陝西李儀祉先生，留學德國，專攻水利，曾長黃河水利委員會，關關中八惠渠，頓使一片荒旱地區，變成膏腴良田，民食其賜，至今供爲灶神。

張、李二先生，事業彪炳，功在國家，希尙何幸，先後追隨師事，親炙訓誨。回憶數十年來服務於水利、交通兩界，雖乏建樹，但每自反省，無張師之資助留學，考察歐美水利建設，則學殖無基；無李師之舉薦自代，參與黃河堵口大工，則何以增進閱歷，吸取經驗，飲水思源，固未嘗一日或忘師恩於萬一也，歲月不居，現已息影講壇，重修舊稿，加以增刪，合訂新帙，意在發揚先德，策勵後生，亦藉申尊師重道之精神。

中山王岫老，致力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不遺餘力，乃承不棄，爲之出版，納入人人文庫，曷勝榮幸，復承王冠吾沈宗琳兩學長書端作序，敬申感謝之忱！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元旦浙江嵊縣宋希尙謹識於臺北和平寄廬

近代兩位水利導師合傳目次

沈序

自序

甲編 張季直傳

張季直晚年遺像

壹、前清狀元 開國總長……………一

貳、對國家的貢獻……………五

叁、水利事業……………一三

肆、地方建設……………一八

伍、治水名言……………三三

陸、言行……………三九

柒、處世經驗……………五一

捌、哀榮……………五九

乙編 李儀祉傳

李儀祉遺像

壹、陝西精神 一代完人·····

六三

(一)科學世家·····

六三

(二)矢志水利·····

六四

貳、整治各大河川的研究意見·····

六六

叁、水利事功·····

九二

肆、軼事·····

一〇一

伍、遺愛與遺著·····

一〇六

陸、年表·····

一一〇

壹、前清狀元 開國總長

家世與苦學

先生諱謩，字季直，號鬻庵。其先人避兵亂，由常熟土竹山遷南通金沙場；家貧，世代耕農。父彭年公，始讀書，遷居海門常樂鎮。母金氏，東臺人。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先生生於鎮之敦裕堂。

彭年公端方勤儉，課子甚嚴。家負債，某年，先生勉應孫雲錦公之邀，去江寧爲書記。歲暮歸，攜俸百金，奉父償債。父命陳祖先位前，訓之曰：「通海鄉里，老師宿儒授徒巨室，終歲所得不過如此；汝何能，一出門即得之，孫公念汝貧，望汝向上耳；視此須爲恩，勿以爲分，恩不可輕受，當永記。」繼曰：「家中債，有父母在，可漸理，勿以爲念；冀非分財，則辱父母。」先生悚泣謹誌。

父訓固嚴，而慈母之督教，尤不稍寬縱。凡所訓迪，必期遠大中正，從無世俗兒女之言。某年先生理裝頻行，母切戒曰：「聞譽當如聞毀，則學進；聞毀當如聞譽，則德進；他日任事，亦

當如此。」張裕釗撰金孺人墓銘有言曰：

謇兄弟甫四五齡，母夜篝燈，教識字，益擁絮，手衣履問謇等。深宵寒風凜冽，室中蕭然，顧視謇兄弟，輒淚下；蓋其悲苦有不可道者。……諸子有過，痛笞楚不少貸。所與游，必問其何人，近者察視，遠者參詢，輒能決；是其賢也，則喜，至必加敬禮；不賢者，戒勿與近，而其人後果往往敗。

讀此，益知先生得力於家教之厚且深也。

四歲能背誦千字文，十一歲讀詩經國風，塾師試以「月沉水底」命對，先生不加思索，對曰：「日懸天上」，有神童之目。翌年某日，父與塾師閒談，見一武弁跨馬過門外，塾師隨口吟曰「人騎白馬門前去」，先生應聲曰「我踏金鰲海上來」，意志高超，不同凡響，聞者奇之。年十六，初應州試，竟名列百名外，塾師呵責之曰：「若千人試，而額取九百九十九，其一不取者，必汝也。」先生聆責，深感慚悚，乃於塾之窗，帳之頂，大書「九九九」三字以自警惕。睡時駢二短竹於枕，轉側即醒，醒而即起，目擊「九九九」字樣，每為淚下，從困倦中再事誦讀。夜必盡油二盞，起必晨方辨色。夏夜蚊多，不勝其苦，乃將空罍置桌下，納足入罍避之。

科學考規，限制綦嚴。初試曰「小考」，凡考生三世學籍無名者稱「冷籍」，冷籍子孫無投考資格，必先挽族中有資格者保證，曰「認保」，再由同縣廩生聯保，曰「派保」。先生既有神童之稱，族中人知其必將應考，而應考必須覓保，已多方竊計之，視為俎上肥肉。後彭年公密商

於先生業師，轉爲介紹如皋張某，冒入如皋籍，改名張育才。縣、州、院，果然次第考取。不料張某頓起壞心，大爲居奇，串通當地官紳，藉此斂財，威脅壓迫，不一而足。先生父子忍無可忍，追悔莫及，乃上呈學官，詳敘被騙、被迫、被辱種種事實，請求成全。幸得學使知縣師友之援助，層層呈核，咨轉疏釋，終蒙判歸本籍。同治七年至十二年，忍辱含冤，飽嘗磨折。曾有文記之：

四月初，與叔往如皋，謁學官……差旋至。蓋學官董事輩，關通知縣爲之，必制余無他遁之途，而後可押而繫之也。差索歇保，隨時聽傳。時……大風密雨；上燈後，計不如叔留而余回通；乃藏釘鞵衣底，躡敝鞋，籠燈獨出。旋念出北門，必經縣署，不便；折出東門，過橋驟風滅燈。時甫浚城河，緣河，泥淖深三尺，連屬不絕；雖雨勢稍細，而雲黯如墨，立橋下久之，易釘鞵而藏鞋，棄燈持蓋柄爲杖。……足陷泥淖，及踝，釘鞵屢墜。是時，忿火中燒，輒作挾利刃砍仇人頭之想。又念父母在，此身事大，不值與鼠頭並碎，且自解且行。……在外雨內汗，襦袴盡濕，足庖皸皸，遂坐而待旦。日甫出，乘小車亟走三十里，一日而至通。

自籍歸後，奮勉有加。二十七歸科試取貢元，三十三歲鄉試中南元，四十二歲，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會試禮部中殿試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統計一生，參加考試在試場凡一百六十天，考第一名九次，考前十名七次。

先生對於科舉，雖隨俗遞進，却始終認真；皓首窮經，將斷喪個人天賦之自由靈性，徒造成一班唯唯諾諾之奴才，與迂腐自大之書生而已。是故雖位冠儒林，名列班頭，仍視功名如敝屣，從不以此自傲傲人。

貳、對國家的貢獻

(一) 戡平韓亂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朝鮮內亂，清廷派吳提督前往平定，凡軍中一切機密，戡亂策略，悉取決於先生。亂定，隨吳晉謁韓王李熙，款宴誠殷，禮節隆重，並贈先生以三品官服。

(二) 彈劾李鴻章

甲午以前，慈禧與光緒，已形成帝后兩黨，情同水火，悖不相容。在慈禧雖已將政權勉強交還光緒，但究非心願；在光緒則一若蛟龍得水，頗思奮發圖強。惜當時大局重心，已集中於北洋大臣李鴻章一人，而帝則唯師傅翁同龢是賴，因所主之不同，翁李二人，亦隱然分爲兩派，加之謀臣策士，推波助瀾，愈趨愈異，愈爭愈烈。先生爲翁之門生，政見主張，多相暗合，而目覩國勢垂危，一種憂念填膺，慷慨激昂，忠公體國之心，尤爲翁所默契。迨甲午以後，鑒於外侮日趨嚴重，主權日感旁落，痛憤之餘，乃逕疏劾李鴻章於光緒之前，其大意：李鴻章自任北洋大臣以

來，凡遇外洋侵侮中國之事，無不堅持和議，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詬病，以爲李鴻章主和誤國。綜其前後心跡觀之，則二十年來壞和局者，李鴻章一人而已。方光緒八年春間，李鴻章令丁汝昌馬建忠前往朝鮮，與英美各國立約，許朝鮮爲自主之國。朝鮮與東三省唇齒相依，奉中朝正朔，而竟聽其自主。推李鴻章之意，不過年老耽逸，袖手偷安於旦夕，而朝鮮關於中國之利害不暇計也。我有自腐之機，敵乃有可乘之隙。吳長慶再三以朝鮮政敝民貧，兵單地要，函請李鴻章及早爲之修政、練兵、興利備患。李鴻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堅曰必得朝鮮之志，長日輕量中國之心，謂非李鴻章誰執其咎？自來中外論兵，戰和相濟。而西洋各國，惟無一日不存必戰之心，故無一人敢敗已和之局。李鴻章兼任軍務洋務三十餘年，豈不知之？本年五月間，日警已見；使李鴻章得袁世凱數十密電之後，援十一年第三條約，詰以派兵何不先行知照，則日謀可伐，不至於戰。後日兵尙不甚多，布置尙不甚密，使派葉志超聶士成率一二十營，如吳長慶逕入漢京，徐待理論，亦尙不礙於和，而卒釀兵禍，一敗塗地。李鴻章之非特敗戰，並且敗和。以一區區書生，彈劾炙手可熱之權臣，識膽固已過人，而所劾各節，均爲時人所不敢言者。溯自朝鮮內亂平定後，先生已洞察日本之野心，必欲使朝鮮脫離中國而後已，曾痛切條陳，苟不及早立定主意，謀釜底抽薪一勞永逸之計，則後患將不堪設想，惜李鴻章嗤爲杞人憂天，未之採納，致釀成十年後之國恥。

(三)促成保衛東南條約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夏，拳匪亂起，全國騷然，長江一帶，人心浮動，尤岌岌可危，兩江總督劉坤一，就商於先生，先生爲確保東南安謐，乃進「東南互保」之策。並力促劉總督效晉代行臺承制，申朝命，保疆土，任反經合道之權宜，定扶危定傾之大計，時劉幕賓中有力阻者，劉初亦猶豫，因問先生：「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先生應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爲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爲其實不足以存也。」于是劉蹶然曰：「吾決矣」告幕賓曰：「頭是姓劉物」，議遂定。嗣後長江一帶，因東南互保未遭匪亂，功在國家。七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帝后倉皇避陝，全國震驚，先生建議，力主先商退在京聯軍，次迎帝后還都，再議一切善後。

(四)揭穿帝俄陰謀

次年帝俄藉勢盤據東三省，要求特殊權益，簽訂密約（因二十二年李鴻章在俄，曾允俄人在東三省築路，開礦；駐兵膠州灣旅大口等特權。）先生聞之，心認爲危，力圖挽救，一面代劉張（鄂督張之洞）擬電致各國政府，說明帝俄不應再有單獨例外之要求。且東三省爲朝廷發祥之地，一旦主權旁落，將何以自立於世；尤慮權勢偏重，東方大局，或因此而猜疑牽掣，不獲永享和

平，請求各國政府與俄國交涉，秉公處斷，要在以無傷中國主權之下，與北京和約同日簽押。一面再代劉張，致電樞府，堅執不能與俄單獨簽押，並請速將十二條單獨要求，向各國公佈，存亡呼吸，所爭在此一押之間，務請全力主持，勿稍鬆懈！兩電發出後，英日等國，果向俄表示抗議，加以阻難；樞府亦表示堅持，不能屈服；駐使楊儒，在俄京竭力抗爭，以未奉政府明令，決不簽約。至此，行將斷送之東三省主權，卒告挽回。

(五)促政府建海軍與航政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夏，日本舉行勸業博覽會，先生應邀出席，旅日七十日，參觀教育及實業等事業。每經一處，無不虛心考察，所見所聞，筆之於冊。冀能虛往實歸，法人之長，補己之短。訪竹添嘉納於鞠町區。竹添者，固二十年前在朝鮮時所相識者也。告之曰：「今來貴國考察，請多多指教，唯學校形式不請觀大者，而請觀小者。學風不請詢城都而請詢市町。經驗不請詢已完成時者而請詢未完成時者。經濟不請詢政府優給補助者而請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先生考察之用心，固與一般考察者有不同也。某日，參加大阪市小學立校三十周紀念大會，見兒童四萬餘人，在風雨交作之下，行列不稍亂，不禁暗嘆日本教育之成功，又次第觀察高等師範、尋常師範、中學校、以及高等小學、單級小學後，認為脈絡貫通，有本有末，表裏兼顧，而以師範學校為興學之本，師資所出，尤足法者。歸時，選聘日人多名，分任南通各校教員及工廠技